

《春秋左氏傳》占例（十九條，四類）

壹、取引占辭大體與《周易》經文相一致：（十條）

一、莊公二十二年（公元前六七七年）

（三）**經**陳人殺其公子御寇。

**傳**二十二年春，陳人殺其太子御寇，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，顓孫自齊來奔。

齊侯使敬仲為卿，辭曰：「羈旅之臣，幸若獲宥，及於寬政，赦其不閑於教訓，而免於罪戾，弛於負擔，君之惠也，所獲多矣。敢辱高位，以速官謗。請以死告。詩云：『翹翹車乘，招我以弓，豈不欲往，畏我有朋。』」使為工正，飲桓公酒，樂。公曰：「以火繼之。」辭曰：「臣卜其晝，未卜其夜，不敢。」君子曰：「酒以成禮，不繼以淫，義也。以君成禮，弗納於淫，仁也。」初，懿氏卜妻敬仲，其妻占之，曰：「吉，是謂『鳳皇于飛，和鳴鏘鏘，有媯之後，將育姜。五世其昌，并於正卿。八世之後，莫之與京。』」陳厲公蔡出也，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，生敬仲。其少也，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，陳侯使筮之，遇觀䷓之否䷋。曰：「是謂觀國之光，利用賓于王，此其代陳有國乎？不在此，其在異國，非此其身，在其子孫，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。坤土也，巽風也，乾天也，風為天於土上，山也；有山之材，而照之以天光，於是乎居土上，故曰：『觀國之光，利用賓于王。』庭實旅百，奉之以玉帛，天地之美具焉，故曰：『利用賓于王。』猶有觀焉，故曰：『其在後乎！』風行而著於土，故曰：『其在異國乎！』若在異國，必姜姓也。姜大嶽之後也，山嶽則配天，物莫能兩大，陳衰此其昌乎？」及陳之初亡也，陳桓子始大於齊，其後亡也，成子得政。

二、僖公二十五年（公元前六三五年） 註：無**經**文。

（二）**傳**秦伯師于河上，將納王。狐偃言於晉侯曰：「狐偃言于晉侯曰：『求諸侯莫如勤王。諸侯信之，且大義也。繼文之業，而信宣於諸侯，今為可矣？』」

使卜偃卜之，曰：「吉，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。」公曰：「吾不堪也。」

對曰：「周禮未改，今之王，古之帝也。」公曰：「筮之。」筮之，遇大有䷍之睽䷥，曰：「吉。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。戰克而王饗，吉孰

大焉？且是卦也，天為澤以當日，天子降心以逆公，不亦可乎？大有去睽而復，亦其所也。」晉侯辭秦師而下。三月甲辰，次於陽樊。右師圍溫，左師逆王。

### 三、宣公十二年（公元前五九七年）

（三）**經**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戰于郟，晉師敗績。

**傳**夏，六月，晉師救鄭，荀林父將中軍，先穀佐之。士會將上軍，卻克佐之。趙朔將下軍，欒書佐之。趙括、趙嬰齊為中軍大夫，鞏朔、韓穿為上軍大夫，荀首、趙同為下軍大夫。韓厥為司馬。及河，聞鄭既及楚平，桓子欲還，曰：「無及於鄭，而勦民，焉用之？楚歸而動，不後。」隨武子曰：「善。會聞用師觀釁而動，德刑政事典禮不易，不可敵也，不為是征，楚軍討鄭，怒其貳而哀其卑。叛而伐之，服而舍之，德刑成矣，伐叛刑也，柔服德也，二者立矣！昔歲入陳，今茲入鄭，民不罷勞，君無怨讎，政有經矣！荆尸而舉，商農工賈，不敗其業，而卒乘輯睦，事不奸矣！蒍敖為宰，擇楚國之令典，軍行，右轅，左追蓐，前茅慮無，中權後勁，百官象物而動，軍政不戒而備，能用典矣！其君之舉也，內姓選於親，外姓選於舊，舉不失德，賞不失勞，老有加惠，旅有施舍，君子小人，物有服章，貴有常尊，賤有等威，禮不逆矣，德立、刑行、政成、事時、典從、禮順，若之何敵之？見可而進，知難而退，軍之善政也。兼弱攻昧，武之善經也。子姑整軍，而經武乎？猶有弱而昧者，何必楚？仲虺有言曰：『取亂侮亡。』兼弱也。洧曰：『於鑠王師，尊養時晦。』耆昧也。武曰：『無競惟烈。撫弱耆昧，以務烈所，可也。』」彘子曰：「不可。晉所以霸，師武臣力也。今失諸侯，不可謂力，有敵而不從，不可謂武，由我失霸，不如死！且成師以出，聞敵疆而退，非夫也！命為軍師，而卒以非夫，唯羣子能，我弗為也！」以中軍佐濟。知莊子曰：「此師殆哉！周易有之，在師：☵☲☱☴之臨：☵☲☱☴曰：『師出以律，否臧凶。』執事順成為臧，逆為否，眾散為弱，川壅為澤，有律以如己也。故曰：『律否臧。』且律竭也，盈而以竭，天且不整，所以凶也。不行謂之臨，有帥而不從，臨孰甚焉？此之謂矣。果遇必敗，彘子尸之。雖免而歸，必有大咎。」韓獻子謂桓子曰：「彘子以偏師陷，子罪大矣！子為元帥，師不用命，誰之罪也？失屬亡師，為罪已重，不如進也！事之不捷，惡有所分，與其專罪，六人同之，不猶愈乎？」師遂濟。楚子北師，次於郟，沈尹將中軍，子重將左，子反將右，將飲馬於河而歸。聞晉師既濟，王欲還，嬖人伍參欲戰。令尹孫叔敖弗欲，曰：「昔歲入陳，今茲入鄭，不無事矣。戰而不捷，參之肉其足食乎？」參曰：「若事之捷，孫叔為無謀矣。不捷，參之肉將在晉師，可得食乎？」令尹南轅反旆。伍參言於王曰：「晉之從政者新，未能行令，其佐先穀，剛愎不仁，未肯用命。其三帥者，專行不獲，聽而無上，眾誰適從？此行也，晉師必

敗。且君而逃臣，若社稷何？」王病之，告令尹，改乘轅而北之，次于管以待之。晉師在敖、鄩之間。鄭皇戌使如晉師曰：「鄭之從楚，社稷之故也，未有貳心。楚師驟勝而驕，其師老矣，而不設備，子擊之，鄭師為承，楚師必敗。」彘子曰：「敗楚服鄭，於此在矣！必許之。」欒武子曰：「楚自克庸以來，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，于民生之不易，禍至之無日，戒懼之不可以怠。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，于勝之不可保，紂之百克，而卒無後。訓之以若敖蚡冒，箠路藍縷，以啟山林。箴之曰：『民生在勤，勤則不匱。』不可謂驕！先大夫子犯有言曰：『師直為壯，曲為老。』我則不德，而徼怨于楚，我曲楚直，不可謂老。其君之戎，分為二廣，廣有一卒，卒偏之兩。右廣初駕，數及日中，左則受之，以至于昏。內官序當其夜，以待不虞，不可謂無備。子良，鄭之良也，師叔，楚之崇也。師叔入盟，子良在楚，楚鄭親矣！來勸我戰，我克則來，不克遂往，以我卜也！鄭不可從。」趙括趙同曰：「率師以來，唯敵是求。克敵得屬，又何俟！必從彘子。」知季曰：「原屏咎之徒也！」趙莊子曰：「欒伯善哉！實其言，必長晉國！」楚少宰如晉師，曰：「寡君少遭閔凶，不能文，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，將鄭是訓定，豈敢求罪于晉？二三子無淹久！」隨季對曰：「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：『與鄭夾輔周室，毋廢王命！』今鄭不率，寡君使羣臣問諸鄭，豈敢辱候？敢拜君命之辱。」彘子以為諂，使趙括從而更之曰：「行人失辭。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。羣臣無所逃命。」楚子又使成于晉，晉人許之，盟有日矣。楚許伯御欒伯，攝叔為右，以致晉師。許伯曰：「吾聞致師者，御靡旌摩壘而還。」欒伯曰：「吾聞致師者，左射以戟，代御執轡，御下兩馬，掉鞅而還。」攝叔曰：「吾聞致師者，右入壘，折馘，執俘而還。」皆行其所聞而復。晉人逐之，左右角之。欒伯左射馬而右射人，角不能進，矢一而已，麋興於前，射麋麗龜。晉鮑癸當其後，使攝叔奉麋獻焉，曰：「以歲之非時，獻禽之未至，敢膳諸從！」鮑癸止之曰：「其左善射，其右有辭，君子也。」既免。晉魏錡求公族未得。而怒，欲敗晉師，請致師，弗許。請使，許之。遂往，請戰而還。楚潘黨逐之，及滎澤，見六麋，射一麋以顧獻曰：「子有軍事，獸人無乃不給於鮮，敢獻於從者。」叔黨命去之。趙旃求卿未得，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，請挑戰，弗許，請召盟，許之，與魏錡皆命而往。卻獻子曰：「二憾往矣！弗備必敗。」彘子曰：「鄭人勸戰，弗敢從也；楚人求成，弗能好也。師無成命，多備何為？」士季曰：「備之善。若二子怒楚，楚人乘我，喪師無日矣！不如備之。楚之無惡，除備而盟，何損於好？若以惡來，有備不敗。且雖諸侯相見，軍衛不徹，警也。」彘子不可。士季使

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，故上軍不敗。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，故敗而先濟。潘黨既逐魏錡，趙旃夜至於楚軍，席於軍門之外，使其徒入之。楚子為乘廣三十乘，分為左右。右廣雞鳴而駕，日中而說。左則受之，日入而說。許偃御右廣，養由基為右；彭名御左廣，屈蕩為右。乙卯，王乘左廣以逐趙旃。趙旃棄車而走林，屈蕩搏之，得其甲裳。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，使軫車逆之。潘黨望其塵，使聘而告，曰：「晉師至矣！」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，遂出陳。孫敖曰：「進之，寧我薄人，無人薄我！」詩云：『元戎十乘，以先啟行。』先人也。軍志曰：『先人有奪人之心。』薄之也。」遂疾進師，車馳卒奔乘晉軍。桓子不知所為，鼓於軍中曰：「先濟者有賞。」中軍下軍爭舟，舟中之指可掬也！晉師右移，上軍未動。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，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，曰「不穀不德而貪，以遇大敵，不穀之罪也；然楚不克，君之羞也！敢藉君靈，以濟楚師！」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，從唐侯以為左拒，以從上軍。駒伯曰：「待諸乎？」隨季曰：「楚師方壯，若萃於我，吾師必盡，不如收而去之。分謗生民，不亦可乎？」殿其卒而退，不敗。王見右廣，將從之乘。屈蕩尸之曰：「君以此始，亦必以終。」自是楚之乘廣先左。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。楚人碁之，脫局，少進，馬還，又碁之，拔旆投衡，乃出。顧曰：「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！」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，以他馬反，遇敵不能去，弃車而走林。逢大夫與其二子乘，謂其二子無顧。顧曰：「趙旃在後。」怒之使下，指木曰：「尸女於是！」授趙旃綏以免。明日以表尸之，皆重獲在木下。楚熊負羈 囚知罃，知莊子以其族反之，廚武子御，下軍之士多從之。每射抽矢，納諸廚子之房。廚子怒曰：「非子之求，而蒲之愛，董澤之蒲，可勝既乎！」知季曰：「不以人子，吾子其可得乎？吾不可以苟射故也。」射連尹襄老，獲之，遂載其尸；射公子穀臣，囚之，以二者還。及昏，楚師軍於邲，晉之餘師不能軍，宵濟，亦終夜有聲。丙辰，楚重至於邲，遂次于衡雍。潘黨曰：「君盍築武軍，而收晉尸以為京觀，臣聞克敵必示子孫，以無忘武功。」楚子曰：「非爾所知也！夫文止戈為武。武王克商作頌曰：『載戢干戈，載橐弓矢！我求懿德，肆于時夏，允王保之！』又作武，其卒章曰：『耆定爾功。』其二曰：『鋪時繹思，我徂惟求定。其六曰：『綏萬邦，屢豐年。』夫武、禁暴、戢兵、保大、定功、安民、和眾、豐財者也。故使子孫無忘其章。今我使二國暴骨，暴矣！觀兵以威諸侯，兵不戢矣！暴而不戢，安能保大！猶有晉在，焉得定功？所違民欲猶多，民何安焉？無德而強爭諸侯，何以和眾？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，以為己榮，何以豐財？武有七德，我無一焉，何以示子孫？其為先君宮，告成事而已，武

非吾功也，古者明王伐不敬，取其鯨鯢而封之，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。今罪無所，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，又可以為京觀乎？」祀於河，作先君宮。告成事而還。

#### 四、襄公九年（公元前五四六年）

（三）**經**五月辛酉，夫人姜氏薨。

**傳**穆姜薨於東宮。始往而筮之，**遇艮之八** **䷳**，史曰：「是謂艮之隨 **䷐**，

隨其出也，君必速出。」姜曰：「亡。是於周易曰：『隨元亨利貞，无咎。』」

元、**體之長**也，亨、嘉之會也，利、義之和也，貞、事之幹也。體仁足以長人，**嘉德足以合禮**

，利物足以和義，貞固足以幹事，然故不可誣也，是以雖隨无咎。今我婦人而與於亂，固在下位，而有不仁，不可謂元；不靖國家，不可謂亨；作而害身，不可謂利；弃位而姤，不可謂貞。有四德者，隨而無咎，我皆無之，豈隨也哉？我則取惡，能無咎乎？必死於此，弗得出矣。」

#### 五、襄公二十五年（公元前五四八年）

（二）**經**夏五月乙亥，齊崔杼弑其君光。

**傳**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，東郭偃臣崔武子，棠公死，偃御武子以弔焉，見棠姜而美之，使偃取之。偃曰：「男女辨姓，今君出自丁，臣出自桓，不可。」武子筮之，遇困 **䷮** 之大過 **䷛**。史皆曰：「吉。」示陳文子，文子曰：「夫從風，風隕妻，不可娶也。且其繇曰：『困于石，據于蒺藜，入于其宮，不見其妻，凶。』」困于石，往不濟也；據于蒺藜，所恃傷也；入于其宮，不見其妻，凶，無所歸也。」崔子曰：「嫠也何害，先夫當之矣。」遂取之。莊公通焉，驟如崔氏，以崔子之冠賜人。侍者曰：「不可。」公曰：「不為崔子，其無冠乎？」崔子因是，又以其間伐晉也，曰：「晉必將報。」欲弑公以說于晉，而不獲間。公鞭侍人賈舉，而又近之，乃為崔子間公。夏五月，莒為且于之役故，莒子朝于齊。甲戌，饗諸北郭，崔子稱疾不視事。乙亥，公問崔子，遂從姜氏。姜入于室，與崔子自側戶出，公拊楹而歌，侍人賈舉止眾從者，而入閉門。甲興，公登臺而請，弗許。請盟弗許。請自刃於廟，勿許。皆曰：「君之臣杼疾病，不能聽命。近於公宮陪臣干揶有淫者，不知二命。」公踰牆又射之，中股，反隊，遂弑之，賈舉、州綽、邴師、公孫敖、封具、鐸父、襄伊、偃堙皆死。祝佗父祭於高唐，至復命，不說弁，而死於崔氏。申蒯侍漁者，退謂其宰曰：「爾以帑免，我將死。」其宰曰：「免！是反子之義也。」與之皆死，崔氏殺鬻蔑于平陰。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，其人曰：「死乎？」曰：「獨吾君也乎

哉？吾死也。」曰：「行乎？」曰：「吾罪也乎哉？吾亡也。」曰：「歸乎？」曰：「君死安歸。君民者豈以陵民？社稷是主。臣君者豈為其口實？社稷是養。故君為之社稷死則死之，為社稷亡則亡之。若為己死而已亡，非其私暱，誰敢任之？且人有君而弑之，吾焉得死之？而焉得亡之？將庸何歸？」門啟而入，枕尸股而哭興，三踊而出。人謂崔子必殺之，崔子曰：「民之望也，舍之得民。」盧蒲癸奔晉，王何奔莒。叔孫宣伯之在齊也，叔孫還，納其女於靈公，嬖生景公。丁丑，崔杼立而相之，慶封為左相。盟國人於大宮，曰：「所不與崔慶者。」晏子仰天歎曰：「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，有如上帝。」乃歆。辛巳，公與大夫及莒子盟。大史書曰：「崔杼弑其君。」崔子殺之。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，其弟又書，乃舍之。南史氏聞大史盡死，執簡以往，聞既書矣，乃還。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，鮮虞推而下之曰：「君昏不能匡，危不能救，死不能死，而知匿其暱，其誰納之？」行及弇中將舍，嬰曰：「崔慶其追我？」鮮虞曰：「一與一，誰能懼我？」遂舍枕轡而寢。食馬而食，駕而行，出弇中，謂嬰曰：「速驅之，崔慶之眾，不可當也！」遂來奔。崔氏側莊公于北郭。丁亥，葬諸士孫之里，四翼，不蹕，下車七乘不以兵甲。

## 六、襄公二十八年（公元前五四五年）

### （七）**經** 仲孫羯如晉。

**傳** 孟孝伯如晉，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。蔡侯之如晉也，鄭伯使游吉如楚，及漢，楚人還之曰：「宋之盟君實親辱。今吾子來，寡君謂吾子姑還，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。」子大叔曰：「宋之盟，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，鎮撫其民人，以禮承天之休，此君之憲令，而小國之望也。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，以歲之不易，聘於下執事，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？必使而君棄而封守，跋涉山川，蒙犯霜露，以逞君心，小國將君是望，敢不唯命是聽，無乃非盟載之言，以闕君德，而執事有不利焉。小國是懼，不然其何勞之敢憚？」子大叔歸復命，告子展曰：「楚子將死矣！不修其政德，而貪昧於諸侯，以逞其願，欲久得乎？周易有之，在復 **䷗** 之頤 **䷚** 曰：『迷復凶。』其楚子之謂乎？欲復其願，而棄其本，復歸無所，是謂迷復，能無凶乎？君其往也，送葬而歸，以快楚心。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。吾乃休吾民也。」裨竈曰：「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，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，以害鳥帑，周楚惡之。」

## 七、昭公五年（公元前五三七年）

### （一）**經** 五年春王正月，舍中軍。

【傳】五年春王正月，舍中軍。卑公室也。毀中軍于施氏，成諸臧氏。初作中軍，三分公室，而各取其一。季氏盡征之，叔孫氏臣其子弟，孟氏取其半焉。及其舍之也，四分公室，季氏擇二、二子各一，皆盡征之，而貢于公。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：「子固欲毀中軍，既毀之矣，敢告。」杜洩曰：「夫子唯不欲毀也，故盟諸僖闕，誣詛五父之衢。」受其書而投之，帥士而哭之。叔仲子謂季孫曰：「帶受命於子叔孫曰：『葬鮮者自西門。季孫命杜洩。杜洩曰：『卿喪自朝，魯禮也。吾子為國政，未改禮而又遷之，羣臣懼死，不敢自也。』既葬而行。仲至自齊，季孫欲立之。南遺曰：『叔孫氏厚則季氏薄，彼實家亂，子勿與知，不亦可乎？』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，司宮射之，中目而死。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，昭子即位，朝其家眾曰：「豎牛禍叔孫氏，使亂大從，殺適立庶，又披其邑，將以赦罪，罪莫大焉！必速殺之。」豎牛懼奔齊，孟仲之子殺諸塞門之外，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。仲尼曰：「叔孫昭子之不勞，不可能也。周任有言曰：『為政者不賞私勞，不罰私怨。』詩云：『有覺德行，四國順之。』初，穆子之生也，莊叔以周易筮之，遇明夷 ䷣ 之謙 ䷎，以示卜楚丘，曰：「是將行，而歸為子祀。以讒人人，其名曰牛，卒以餒死。明夷、日也，日之數十，故有十時，亦當十位。自王已下，其二為公，其三為卿，日上其中，食日為二，旦日為三，明夷之謙，明而未融，其當旦乎？故曰為子祀。日之謙當鳥，故曰明夷于飛。明而未融，故曰垂其翼。象日之動，故曰君子于行。當三在旦，故曰三日不食。離、火也，艮、山也，離為火、火焚山，山敗。於人為言，敗言為讒，故曰有攸往。主人有言，言必讒也；純離為牛，世亂讒勝，勝將適離，故曰其名曰牛。謙不足，飛不翔，垂不峻，翼不廣，故曰其為子復乎。吾子亞卿也，抑少不終。」

## 八、昭公七年（公元前五三五年）

（十五）  
【經】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。

【傳】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，嬖人嬀始生孟縶，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，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。史朝亦夢康叔謂己，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，史朝見成子，告之夢，夢協。晉韓宣子為政，聘于諸侯之歲，嬀始生子，名之曰元，孟縶之足不良弱行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：「元尚享衛國，主其社稷。」遇屯 ䷂。又曰：「余尚立縶，尚克嘉之。」遇屯 ䷂ 之比 ䷇。以示史朝，史朝曰：「元亨，又何疑焉？」成子曰：「非長之謂乎？」對曰：「康叔名之，可謂長矣，孟非人也，將不列於宗，不可謂長。且其繇曰：『利建侯。』嗣吉何建，建非嗣也？二卦皆云。子其建之，

康叔命之，二卦告之，筮襲於夢，武王所用也，弗從何為？弱足者居，侯主社稷，臨祭祀，奉民人，事鬼神，從會朝，又焉得居？各以所利，不亦可乎？」故孔成子立靈公。十二月癸亥，葬衛襄公。

## 九、昭公十二年（公元前五三〇年）

（十一）  
【經】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。

【傳】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，南蒯謂子仲，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，子更其位，我以費為公臣。子仲許之。南蒯語叔仲穆子，且告之故。季悼子之卒也，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。及平子伐莒克之，更受三命。叔仲子欲構二家，謂平子曰：「三命踰父兄，非禮也。」平子曰：「然。」故使昭子。昭子曰：「叔孫氏有家禍，殺適立庶，故媿也及此。若因禍以斃之，則聞命矣。若不廢君命，則固有著矣。」昭子朝而命吏曰：「媿將與季氏訟，書辭無頗。」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，故叔仲小、南蒯、公子愁謀季氏，愁告公而遂從公如晉，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。子仲還及衛，聞亂逃，介而先，及郊，聞費叛，遂奔齊。南蒯之將叛也，其鄉人或知之，過之而歎，且言曰：「恤恤乎，湫乎攸乎，深思而淺謀，邇身而遠志，家臣而君圖，有人矣哉！」南蒯枚筮之，遇坤☷之比☶，曰：「黃裳元吉。」以為大吉也。示子服惠伯曰：「即欲有事何如？」惠伯曰：「吾嘗學此矣，忠信之事則可，不然必敗。外彊內溫，忠也。和以率貞，信也。故曰：『黃裳元吉。』黃，中之色也，裳下之飾也；元，善之長也。中不忠，不得其色；下不共，不得其飾；事不善，不得其極。外內倡和為忠，率事以信為共，供養三德為善，非此三者弗當。且夫之，將何事也，且可飾乎？中美能黃，上美為元，下美則裳，參成可筮，猶有闕也，筮雖吉未也。」將適費，飲鄉人酒，鄉人或歌之曰：「我有圃生之杞乎？從我者子乎？去我者鄙乎？倍其隣者恥乎？已乎已乎！非吾黨之士乎？」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，小聞之不敢朝，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，曰：「吾不為怨府。」

## 十、昭公二十九年（公元前五二三年）

（六）  
【經】秋七月。

【傳】秋，龍見于絳郊，魏獻子問於蔡墨曰：「吾聞之，蟲莫知於龍，以其不生得也，謂之知，信乎？」對曰：人實不知，非龍實知。古者畜龍，故國有豢龍氏，有御龍氏。」獻子曰：「是二氏者，吾亦聞之，而不知其故，是何謂也？」對曰：「昔有饜叔安，有裔子曰董父，實甚好龍，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，龍多歸之，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，帝賜之姓曰董，氏曰豢龍，封諸豳川，饜夷氏其後也，故帝舜氏世有畜龍。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，帝

賜之乘龍，河漢各二，各有雌雄。孔甲不能食，而未獲豢龍氏，有陶唐氏既衰，其後有劉累，學擾龍于豢龍氏，以事孔甲，能飲食之。夏后嘉之，賜氏曰御龍，以更豕韋之後，龍一雌死，潛醢以食夏后，夏后饗之，既而使求之，懼而遷于魯縣，范氏其後也。」獻子曰：「今何故無之？」對曰：「夫物，物有其官，官脩其方，朝夕思之。一日失職，則死及之，失官不食，官宿其業，其物乃至，若泯棄之物乃坻伏，鬱湮不育。故有五行之官，是謂五官，實列受氏姓，封為上公，祀為貴神，社稷五祀，是尊是奉。木正曰句芒，火正曰祝融，金正曰蓐收，水正曰玄冥，土正曰后土。龍水物也，水官弃矣，故龍不生得。不然，周易有之。在乾☰之姤☱曰：『潛龍勿用。』其同人☶曰：『見龍在田。』其大有☲曰：『飛龍在天。』其夬☱曰：『亢龍有悔。』其坤☷曰：『見羣龍無首，吉。』坤之剝☶曰：『龍戰于野。』若不朝夕見，誰能物之？」獻子曰：「社稷五祀，誰氏之五官也？」對曰：「少皞氏有四叔，曰重曰該，曰脩曰熙，實能金木及水，使重為句芒，該為蓐收，脩及熙為玄冥，世不失職，遂濟窮桑，此其三祀也。顓頊氏有子曰犁，為祝融，共工氏有子曰句龍，為后土，此其二祀也。后土為社，稷田正也，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，自夏以上祀之，周弃亦為稷，自商以來祀之。」

## 貳、未明引據《周易》經文，而內容與經、傳之文相關：（五條）

### 一、閔公元年（公元前六六一年）

- (六) 傳 晉侯作二軍，公將上軍，太子申生將下軍，趙夙御戎，畢萬為右，以滅耿滅霍滅魏。還，為大子城曲沃，賜趙夙耿，賜畢萬魏，以為大夫。士蔣曰：「太子不得立矣。分之都城，而位以卿，先為之極，又焉得立？不如逃之，無使罪至，為吳大伯，不亦可乎！猶有令名，與其及也。且諺曰：『心苟無瑕，何恤乎無家？』天若祚太子，其無晉乎！」卜偃曰：「畢萬之後必大。萬，盈數也；魏，大名也。以是始賞，天啟之矣！天子曰兆民，諸侯曰萬民，今名之大，以從盈數，其必有眾。」初，畢萬筮仕於晉，遇屯☵之比☶，辛廖占之曰：「吉。屯固比入，吉孰大焉？其必蕃昌。震為土，車從馬，足居之，兄長之，母覆之，眾歸之，六體不易，合而能固，安而能殺，公侯之卦也。公侯之子孫，必復其始。」

### 二、宣公六年（公元前六〇三年）

- (七) 傳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。伯廖告人曰：「無德而貪，其在周易豐

之離，弗過之矣。」間一歲，鄭人殺之。

### 三、哀公九年（公元前四八四年）

（七）**傳** 晉趙鞅卜救鄭，遇水適火，占諸史趙、史墨、史龜，史龜曰：「是謂沈陽，可以興兵，利以伐姜，不利于商，伐齊則可，敵宋不吉。」史墨曰：「盈水名也，子水位也，名位敵不可干也。炎帝為火師，姜姓其後也。水勝火，伐姜則可。史趙曰：「是謂如川之滿，不可游也。鄭方有罪，不可救也。救鄭則不吉，不知其他。」陽虎以周易筮之，遇泰  之需 , 曰：「宋方吉，不可與也。微子啟，帝乙之元子也。宋鄭，甥舅也。祉，祿也，若帝乙之元子，歸妹而有吉祿，我安得吉焉？」乃止。

### 四、昭公元年（公元前五四一年）

（十三）**傳** 晉侯有疾，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，且問疾，叔向問焉，曰：「寡君之疾病，卜人曰：『實沈，臺駘為祟！』史莫之知，敢問此何神也？」子產曰：「昔高辛氏有二子，伯曰閼伯，季曰實沈，居于曠林，不相能也，日尋干戈，以相征討。后帝不臧，遷閼伯于商丘，主辰，商人是因，故辰為商星。遷實沈于大夏，主參，唐人是因，以服事夏商。其季世曰唐叔虞，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，夢帝謂己，余命而子曰虞，將與之唐，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，遂以命之。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，故參為晉星。由是觀之，則實沈參神也。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，為玄冥師，生允格，臺駘。臺駘能業其官，宣汾洮，障大澤，以處大原，帝用嘉之，封諸汾川，沈、姒、蓐、黃實守其祀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。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。抑此二者不及君身，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，於是乎禱之，日月星辰之神，則雪霜風雨之不時，於是乎禱之。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，山川星辰之神，又何為焉？僑聞之，君子有四時，朝以聽政，晝以訪問，夕以脩令，夜以安身，於是乎節宣其氣，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，茲心不爽，而昏亂百度，今無乃壹之，則生疾矣。僑又聞之，內官不及同姓，其生不殖，美先盡矣，則相生疾，君子是以惡之。故志曰：『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。』違此二者，古之所慎也。男女辨姓，禮之大司也。今君內實有四姬焉，其無乃是也乎？若由是二者，弗可為也已。四姬有省猶可，無則必生疾矣。」叔向曰：「善哉！昧未之聞也，此皆然矣。」叔向出，行人揮送之，叔向問鄭故焉，且問子皙。對曰：「其與幾何！無禮而好陵人，怙富而卑其上，弗能久矣。」晉侯聞子產之言曰：「博物君子也。」重賄之。晉侯求醫於秦，秦伯使醫和視之曰：「疾不可為也，是謂近女室，疾如蠱，非鬼非食，惑以喪志，良臣將死，天命不祐。」公曰：「女不可近

乎？」對曰：「節之。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，故有五節，遲速本末以相及，中聲以降，五降之後，不容彈矣。於是有煩手淫聲，慆堙心耳，乃忘平和，君子弗聽也。物亦如之，至於煩乃舍也已，無以生疾。君子之近琴瑟，以儀節也，非以愒心也。天有六氣，降生五味，發為五色，徵為五聲，淫生六疾。六氣曰陰、陽、風、雨、晦、明也，分為四時，序為五節，過則為菑。陰淫寒疾，陽淫熱疾，風淫末疾，雨淫腹疾，晦淫惑疾，明淫心疾，女陽物而晦時，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。今君不節不時，能無及此乎？出告趙孟，趙孟曰：「誰當良臣？」對曰：「主是謂矣，主相晉國於今八年，晉國無亂，諸侯無闕，可謂良矣。和聞之國之大臣，榮其寵祿，任其寵節，有菑禍興而無改焉，必受其咎。今君至於淫以生疾，將不能圖恤社稷，禍孰大焉？主不能禦，吾是以云也。」趙孟曰：「何謂蠱？」對曰：「淫溺惑亂之所生也，於文皿蟲為蠱，穀之飛亦為蠱，在周易，女惑男，風落山，謂之蠱 ，皆同物也。」趙孟曰：「良醫也。」厚其禮而歸之。

## 五、昭公三十二年（公元前五一〇年）

（六）**經**十有二月己未，公薨于乾侯。

**傳**十二月公疾，徧賜大夫，大夫不受。賜子家子雙琥，一環一璧輕服，受之，大夫皆受其賜。己未，公薨。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：「吾不敢逆君命也。」大夫皆反其賜。書曰：「公薨于乾侯，言失其所也。」趙簡子問於史墨曰：「季氏出其君，而民服焉，諸侯與之，君死於外，而莫之或罪也。」對曰：「物生有兩，有三，有五，有陪貳，故天有三辰，地有五行，體有左右，各有妃耦，王有公，諸侯有卿，皆有貳也。天生季氏以貳魯侯，為日久矣。民之服焉，不亦宜乎？魯君世從其失，季氏世修其勤，民忘君矣。雖死於外，其誰矜之？社稷無常奉，君臣無常位，自古以然。故詩曰：『高岸為谷，深谷為陵。』三后之姓，於今為庶，主所知也。在易卦，雷乘乾曰大壯 ，天之道也。昔成季友桓之季也，文姜之愛子也，始震而卜，卜人謁之曰：『生有嘉聞，其名曰友，為公室輔。』及生如卜人之言，有文在其手曰友，遂以名之。既而有大功於魯，受費以為上卿。至於文子武子，世增其業，不費舊績。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，魯君於是乎失國，政在季氏，於此君也四公矣。民不知君，何以得國。是以為君，慎器與名，不可以假人。」

參、所占之辭，部分與《周易》相符，部分不同：（一條）

一、僖公十五年（公元前六四五年）

（八）**傳** 晉侯之人也，秦穆姬屬賈君焉。且曰：「盡納羣公子。晉侯悉于賈君，又不納羣公子，是以穆姬怨之。晉侯許賂中大夫，既而皆背之，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，東盡虢略，南及華山，內及解梁城，既而不與。晉饑，秦輸之粟，秦饑，晉閉之糴，故秦伯伐晉。卜徒父筮之，吉。涉河，侯車敗，詰之。對曰：「乃大吉也，三敗必獲晉君。其卦遇蠱䷑，曰：『千乘三去，三去之餘，獲其雄狐。』夫狐蠱，必其君也。蠱之貞，風也。其悔，山也。歲云秋矣，我落其實而取其材，所以克也，實落材亡，不敗何待。」三敗及韓。晉侯謂慶鄭曰：「寇深矣。若之何。」對曰：「君實深之，可若何？」公曰不孫。卜右，慶鄭吉，弗使。步揚 御戎，家僕徒為右，乘小駟，鄭人也。慶鄭曰：「古者，大事必乘其產，生其水土，而知其人心，安其教訓，而服習其道，唯所納之，無不如志。今乘異產以從戎事，及懼而變，將與人易。亂氣狡憤，陰血周作，張脈憤興，外彊中乾，進退不可，周旋不能，君必悔之。」弗聽。九月，晉侯逆秦師，使韓簡視師。復曰：「師少於我，鬥士倍我。」公曰：「何故？」對曰：「出因其資，入用其寵，饑食其粟，三施而無報，是以來也。今又擊之，我怠秦奮，倍猶未也。」公曰：「一夫不可狃，況國乎？」遂使請戰，曰：「寡人不佞，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。君若不還，無所逃命。」秦伯使公孫枝對曰：「君之未入，寡人懼之。入而未定列，猶吾憂也。苟列定矣，敢不承命。」韓簡退曰：「吾幸而得囚。」王戌，戰于韓原，晉戎馬還澗而止。公號慶鄭。慶鄭曰：「復諫違卜，固敗是求，又何逃焉。」遂去之。梁由靡 御韓簡，虢射為右，輅秦伯，將止之。鄭以救公誤之，遂失秦伯。秦獲晉侯以歸。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，秦伯使辭焉，曰：「二三子何其感也。寡人從君而西也，亦晉之妖夢是踐，豈敢以至。」晉大夫三拜稽首：「君履后土而戴皇天，皇天后土，實聞君之言。羣臣敢在下風。」穆姬聞晉侯將至，以大子瑩，弘，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。使以免服衰經逆。且告曰：「上天降災，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，而以興戎。若晉君朝以入，則婢子夕以死。夕以入，則朝以死。唯君裁之。」乃舍諸靈臺。大夫請以入。公曰：「獲晉侯，以厚歸也，既而喪歸，焉用之。大夫其何有焉。且晉人感憂以重我，天地以要我，不圖晉憂，重其怒也。我食吾言，背天地也。重怒難任，背天不祥，必歸晉君。」公子繫曰：「不如殺之，無聚慝焉。」子桑曰：「歸之而質其大子，必得大成。晉未可滅而殺其君，祇以成惡，且史佚有言曰：『無始禍，無怙亂，無重怒。重怒難任，陵人不祥。』」乃許晉平。晉侯使郤乞⤴告瑕呂飴甥，且召之。子金教之言曰：「朝國人而以君命賞。且告之曰，

孤雖歸，辱社稷矣，其卜貳圜也。」眾皆哭。晉於是乎作爰田。呂甥曰：「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，惠之至也，將若君何？」眾曰：「何為而可？」對曰：「征繕以輔孺子。諸侯聞之，喪君有君，羣臣輯睦，甲兵益多。好我者勸，惡我者懼，庶有益乎！」眾說。晉於是乎作州兵。初，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，遇歸妹 ䷵ 之睽 ䷥。史蘇占之曰：「不吉。」其繇曰：「士刳羊，亦無益也。女承筐，亦無貺也。西鄰責言，不可償也。歸妹之睽，猶無相也。震之離，亦離之震，為雷為火，為嬴敗姬。車說其輻，火焚其旗，不利行師，敗于宗丘。歸妹睽孤，寇張之弧，姪其從姑。六年其逋，逃歸其國，而棄其家，明年，其死於高梁之虛。」及公會於秦，曰：「先君若從史蘇之占，吾不及此夫。韓簡侍，曰：「龜，象也；筮，數也；物生而後有象，象而後有滋，滋而後有數，先君之敗德，及可數乎！史蘇是占，勿從何益！詩曰：『下民之孽，匪降自天，傅沓背憎，職競由人。』」

## 肆、筮者之占辭未明顯引用《周易》文字：（三條）

### 一、閔公二年（公元前六六〇年）

（五）**傳**成季之將生也，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。曰：「男也，其名曰友，在公之右，間于兩社，為公室輔，季氏亡則魯不昌。」又筮之，遇大有 ䷍ 之乾 ䷀。曰：「同復于父，敬如君所。」及生有文在其手，曰友，遂以命之。」

### 二、成公十六年（公元前五七五年）

（八）**經**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，楚子鄭師敗績。楚殺其大夫公子側。**傳**晉侯將伐鄭，范文子曰：「若逞吾願，諸侯皆叛，晉可以逞。若唯鄭叛，晉國之憂，可立俟也，」欒武子曰：「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，必伐鄭。」乃興師。欒書將中軍，士燮佐之，卻錡將上軍，荀偃佐之，韓厥將下軍，卻至佐新軍。荀罃居守。卻擘如衛，遂如齊，皆乞師焉。欒黶來乞師，孟獻子曰：「有勝矣。」戊寅，晉師起。鄭人聞有晉師，使告于楚，姚句耳與往，楚子救鄭，司馬將中軍，令尹將左，右尹子辛將右，過申，子反入見申叔時，曰：「師其何如。」對曰：「德、刑、詳、義、禮、信、戰之器也。德以施惠，刑以正邪，詳以事神，義以建利，禮以順時，信以守物，民生厚而德正，用利而事節，時順而物成，上下和睦，周旋不逆，求無不具，各知其極。故詩曰：『立我烝民，莫匪爾極。』是以神降之福，時無災害，民生敦龐，和同以聽，莫不盡力，以從上命，致死以補其闕。此

戰之所由克也。今楚內棄其民，而外絕其好。瀆齊盟，而食話言。奸時以動，而疲民以逞。民不知信，進退罪也。人恤所底，其誰致死。子其勉之。吾不復見子矣。」姚句耳先歸，子駟問焉。對曰：「其行速，過險而不整。速則失志，不整喪列。志失列喪，將何以戰。楚懼不可用也。」五月，晉師濟河，聞楚師將至，范文子欲反，曰：「我偽逃楚，可以紓憂。夫合諸侯，非吾所能也，以遺能者。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，多矣。武子曰：「不可。」六月，晉，楚遇於鄢陵。范文子不欲戰。郤至曰：「韓之戰，惠公不振旅。箕之役，先軫不反命。邲之師，荀伯不復從。皆晉之恥也。子亦見先君之事矣。今我辟楚，又益恥也。」文子曰：「吾先君之亟戰也，有故。秦狄齊楚皆彊，不盡力，子孫將弱。今三彊服矣，敵楚而已。唯聖人能外內無患，自非聖人，外寧必有內憂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。」甲午晦，楚晨壓晉軍而陳，軍吏患之，范匄趨進，曰：「塞井夷竈，陳於軍中，而疏行首。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。」文子執戈逐之，曰：「國之存亡，天也，童子何知焉。」欒書曰：「楚師輕窳，固壘而待之，三日必退，退而擊之，必獲勝焉。」郤至曰：「楚有六間，不可失也。其二卿相惡。王卒以舊。鄭陳而不整。蠻軍而不陳。陳不違晦。在陳而囂，合而加囂，各顧其後，莫有鬪心，舊不必良，以犯天忌。我必克之。」楚子登巢車，以望晉軍，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。王曰：「騁而左右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召軍吏也。」「皆聚於中軍矣。」曰：「合謀也。」「張幕矣。」曰：「虔卜於先君也。」「徹幕矣。」曰：「將發命也。」「甚囂，且塵上矣。」曰：「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。」「皆乘矣，左右執兵而下矣。」曰：「聽誓也。」「戰乎？」曰：「未可知也。」「乘而左右皆下矣。」曰：「戰禱也。」伯州犁以公卒告王。苗賁皇在晉侯之側，亦以王卒告，皆曰：「國土在，且厚，不可當也。」苗賁皇言於晉侯曰：「楚之良，在其中軍王族而已，請分良以擊其左右，而三軍萃於王卒。必大敗之。」公筮之。史曰：「吉。其卦遇復☱☲，曰：『南國蹙，射其元，王中厥目。國蹙王傷，不敗何待。』公從之，有淖於前，乃皆左右，相違於淖。步毅御晉厲公，欒鍼為右，彭名御楚共王，潘黨為右，石首御鄭成公，唐苟為右，欒范以其族夾公行，陷於淖。欒書將載晉侯，鍼曰：「書退，國有大任，焉得專之。且侵官，冒也。失官，慢也。離局，姦也。有三罪焉，不可犯也。」乃掀公以出於淖。癸巳，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，徹七札焉，以示王，曰：「君有二臣如此，何憂於戰。」王怒曰：「大辱國。詰朝，爾射死藝。」呂錡 夢射月，中之，退入於泥。占之，曰：「姬姓，日也。異姓，月也。必楚王也，射而中之，退入於泥，亦必死矣。」及戰，射共王中目。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，

使射呂錡，中項，伏弋。以一矢復命。卻至三遇楚子之卒，見楚子必下，免胄而趨風，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，曰：「方事之殷也，有韎韐之跗注，君子也，識見不穀而趨，無乃傷乎？」卻至見客，免胄承命，曰：「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，以君之靈，間蒙甲冑，不敢拜命。敢告不寧，君命之辱。為事之故，敢肅使者。三肅使者而退。晉韓厥從鄭伯，其御杜溷羅曰：「速從之，其御屢顧，不在馬，可及也。」韓厥曰：「不可以再辱國君。」乃止。卻至從鄭伯，其右蒯翰胡曰：「諜輅之，余從之乘而俘以下。」卻至曰：「傷國君有刑。」亦止。石首曰：「衛懿公唯不去其旗，是以敗於熒。」乃內旌於弋中。唐苟謂石首曰：「子在君側，敗者壹大。我不如子。子以君免，我請止。」乃死。楚師薄於險，叔山冉謂養由基曰：「雖君有命，為國故，子必射。」乃射。再發，盡殪。叔山冉搏人以投，中車折軾。晉師乃止。囚楚公子茂。欒鍼見子重之旌，請曰：「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，彼其子重也。日臣之使於楚也，子重問晉國之勇。臣對曰『好以眾整。』又何如？」臣對曰：『好以暇。』今兩國治戎，行人不使，不可謂整。臨事而食言，不可謂暇。請攝飲焉。」公許之，使行人執榼承飲，造于子重，曰：「寡君乏使，使鍼御持矛，是以不得犒從者，使某攝飲。」子重曰：「夫子嘗與吾言於楚，必是故也，不亦識乎？」受而飲之。免使者而復鼓。旦而戰，見星未已。子反命軍吏察夷傷，補卒乘，繕甲兵，展車馬，雞鳴而食，唯命是聽。晉人患之。苗賁皇徇曰：「蒐乘補卒，秣馬利兵，修陳固列，蓐食申禱，明日復戰。」乃逸楚囚。王聞之，召子反謀。穀陽豎獻飲於子反，子反醉而不能見。王曰：「天敗楚也夫，余不可以待。」乃宵遁。晉人楚軍，三日穀。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：「君幼，諸臣不佞，何以及此。君其戒之，周書曰：『惟命不于常』，有德之謂。」楚師還，及瑕，王使謂子反曰：「先大夫之覆師徒者，君不在。子無以為過，不穀之罪也。」子反再拜稽首曰：「君賜臣死，死且不朽。臣之卒實奔，臣之罪也。」子重復謂子反曰：「初隕師徒者，而亦聞之矣，盍圖之。」對曰：「雖微先大夫有之，大夫命側，側敢不義。側亡君師，敢忘其死。」王使止之，弗及而卒。戰之日，齊國佐，高無咎至于師。衛侯出于衛。公出于壞隕。

### 三、僖公十五年（公元前六四五年）

(八) **傳** 晉侯之人也，秦穆姬屬賈君焉。且曰：「盡納羣公子。晉侯烝于賈君，

又不納羣公子，是以穆姬怨之。晉侯許賂中大夫，既而皆背之，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，東盡虢略，南及華山，內及解梁城，既而不與。晉饑，秦輸

之粟，秦饑，晉閉之糴，故秦伯伐晉。卜徒父筮之，吉。涉河，侯車敗，詰之。對曰：「乃大吉也，三敗必獲晉君。其卦遇蠱䷑，曰：『千乘三去，三去之餘，獲其雄狐。夫狐蠱，必其君也。蠱之貞，風也。其悔，山也。歲云秋矣，我落其實，而取其材，所以克也，實落材亡，不敗何待？』」三敗及韓。晉侯謂慶鄭曰：「寇深矣。若之何。」對曰：「君實深之，可若何？」公曰不孫。卜右，慶鄭吉，弗使。步揚御戎，家僕徒為右，乘小駟，鄭入也。慶鄭曰：「古者，大事必乘其產，生其水土，而知其人心，安其教訓，而服習其道，唯所納之，無不如志。今乘異產以從戎事，及懼而變，將與人易。亂氣狡憤，陰血周作，張脈僨興，外彊中乾，進退不可，周旋不能，君必悔之。」弗聽。九月，晉侯逆秦師，使韓簡視師。復曰：「師少於我，鬥士倍我。」公曰：「何故？」對曰：「出因其資，入用其寵，饑食其粟，三施而無報，是以來也。今又擊之，我怠秦奮，倍猶未也。」公曰：「一夫不可狃，況國乎？」遂使請戰，曰：「寡人不佞，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。君若不還，無所逃命。」秦伯使公孫枝對曰：「君之未入，寡人懼之。入而未定列，猶吾憂也。苟列定矣，敢不承命。」韓簡退曰：「吾幸而得囚。」王戌，戰于韓原，晉戎馬還泞而止。公號慶鄭。慶鄭曰：「復諫違卜，固敗是求，又何逃焉。」遂去之。梁由靡御韓簡，虢射為右，駘秦伯，將止之。鄭以救公誤之，遂失秦伯。秦獲晉侯以歸。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，秦伯使辭焉，曰：「二三子何其感也。寡人從君而西也，亦晉之妖夢是踐，豈敢以至。」晉大夫三拜稽首：「君履后土而戴皇天，皇天后土，實聞君之言。羣臣敢在下風。」穆姬聞晉侯將至，以天子瑩，弘，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。使以免服衰經逆。且告曰：「上天降災，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，而以興戎。若晉君朝以入，則婢子夕以死。夕以入，則朝以死。唯君裁之。」乃舍諸靈臺。大夫請以入。公曰：「獲晉侯，以厚歸也，既而喪歸，焉用之。大夫其何有焉。且晉人感憂以重我，天地以要我，不圖晉憂，重其怒也。我食吾言，背天地也。重怒難任，背天不祥，必歸晉君。」公子繫曰：「不如殺之，無聚慝焉。」子桑曰：「歸之而質其太子，必得大成。晉未可滅而殺其君，祇以成惡，且史佚有言曰：『無始禍，無怙亂，無重怒。重怒難任，陵人不祥。』」乃許晉平。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，且召之。子金教之言曰：「朝國人而以君命賞。且告之曰，孤雖歸，辱社稷矣，其卜貳圉也。」眾皆哭。晉於是乎作爰田。呂甥曰：「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，惠之至也，將若君何？」眾曰：「何為而可？」對曰：「征繕以輔孺子。諸侯聞之，喪君有君，羣臣輯睦，甲兵益多。好我者勸，惡我者懼，庶有益乎！」眾說。晉於是乎作州兵。初，晉獻公筮

嫁伯姬於秦，遇歸妹 ䷵ 之睽 ䷥。史蘇 占之曰：「不吉。」其繇曰：「士刲羊，亦無害也。女承筐，亦無貺也。西鄰責言，不可償也。歸妹之睽，猶無相也。震之離，亦離之震，為雷為火，為嬴敗姬。車說其輶，火焚其旗，不利行師，敗于宗丘。歸妹睽孤，寇張之弧，姪其從姑。六年其逋，逃歸其國，而棄其家，明年，其死於高梁之虛。」及公會在秦，曰：「先君若從史蘇之占，吾不及此夫。韓簡侍，曰：「龜，象也；筮，數也；物生而後有象，象而後有滋，滋而後有數，先君之敗德，及可數乎！史蘇是占，勿從何益！詩曰：『下民之孽，匪降自天，僇沓背憎，職競由人。』」

### 《國語》占例（三條）

#### 壹、《周語下》

2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，事單襄公，立無跛，視無還，聽無聳，言無遠；言敬必及天，言忠必及意，言信必及身，言仁必及人，言義必及利，言智必及事，言勇必及制，言教必及辯，言孝必及神，言惠必及和，言讓必及敵；晉國有憂未嘗不戚，有慶未嘗不怡。

襄公有疾，召頃公而告之，曰：「必善晉周，將得晉國。其行也文，能文則得天地。天地所胙，小而後國。夫敬，文之恭也；忠，文之實也；信，文之孚也；仁，文之愛也；義，文之制也；智，文之輿也；勇，文之帥也；教，文之施也；孝，文之本也；惠，文之慈也；讓，文之材也。象天能敬，帥意能忠，思身能信，愛人能仁，利制能義，事建能智，帥義能勇，施辯能教，昭神能孝，慈和能惠，推敵能讓。此十一者，夫子皆有焉。」

「天六地五，數之常也。經之以天，緯之以地。經緯不爽，文之象也。文王質文，故天胙之以天下。夫子被之矣，其昭穆又近，可以得國。且夫立無跛，正也；視無還，端也；聽無聳，成也；言無遠，慎也。夫正，德之道也；端，德之信也；成，德之終也；慎，德之守也。守終純固，道正事信，明令德矣。慎成端正，德之相也。為晉休戚，不背本也。被文相德，非國何取！」

「成公之歸也，吾聞晉之筮之也，遇乾之否，曰：『配而不終，君三出焉。』一既往矣，後之不知，其次必此。且吾聞成公之生也，其母夢神規其髻以墨，曰：『使有晉國，三而畀驩之孫。』故名之曰『黑髻』，於今再矣。襄公曰驩，此其孫也。而令德孝恭，非此其誰？且其夢曰：『必驩之孫，實有晉國。』其卦曰：『必三取君於周。』其德又可以君國，三襲焉。吾聞之大誓，故曰：『朕夢協朕卜，襲于休祥，戎商必克。』以三襲也。晉仍無道而鮮胄，其將失之矣。必早善晉子，其當之也。」

貳、《晉語四》

11 公子親筮之，曰：「尚有晉國。」**得貞屯、悔豫，皆八也。**筮史占之，皆曰：「不吉。閉而不通，爻無為也。」司空季子曰：「吉。是在周易，皆利建侯。不有晉國，以輔王室，安能建侯？我命筮曰『尚有晉國』，筮告我曰『利建侯』，得國之務也，吉孰大焉！震，車也。坎，水也。坤，土也。屯，厚也。豫，樂也。車班外內，順以訓之，泉源以資之，土厚而樂其實。不有晉國，何以當之？震，雷也，車也。坎，勞也，水也，眾也。主雷與車，而尚水與眾。車有震，武也。眾而順，文也。文具，厚之至也。故曰屯。其繇曰：『元亨利貞，勿用有攸往，利建侯。』主震雷，長也，故曰元。眾而順，嘉也，故曰亨。內有震雷，故曰利貞。車上水下，必伯。小事不濟，壅也。故曰勿用有攸往，一夫之行也。眾順而有武威，故曰『利建侯』。坤，母也。震，長男也。母老子彊，故曰豫。其繇曰：『利建侯行師。』居樂、出威之謂也。是二者，得國之卦也。」

參、《晉語四》

12 十月，惠公卒。十二月，秦伯納公子。及河，子犯授公子載璧，曰：「臣從君還軫，巡於天下，怨其多矣！臣猶知之，而況君乎？不忍其死，請由此亡。」公子曰：「所不與舅氏同心者，有如河水。」沈璧以質。

董因迎公於河，公問焉，曰：「吾其濟乎？」對曰：「歲在大梁，將集天行。元年始受，實沈之星也。實沈之墟，晉人是居。所以興也。今君當之，無不濟矣。君之行也，歲在大火。大火，闕伯之星也，是謂大辰。辰以成善，后稷是相，唐叔以封。誓史記曰：嗣續其祖，如穀之滋，必有晉國。臣筮之，**得泰之八。**曰：是謂天地配亨，小往大來。今及之矣，何不濟之有？且以辰出而以參入，皆晉祥也，而天之大紀也。濟且秉成，必霸諸侯。子孫賴之，君無懼矣。」

公子濟河，召令狐、臼衰、桑泉，皆降。晉人懼，懷公奔高梁。呂甥、冀芮帥師，甲午，軍于廬柳。秦伯使公子繫如師，師退，次于郇。辛丑，狐偃及秦、晉大夫盟于郇。壬寅，公入于晉師。甲辰，秦伯還。丙午，入于曲沃。丁未，入絳，即位于武宮。戊申，刺懷公于高梁。